



學了3年通識的切身體會

3年前聽聞從自己這一屆起通識科要考試，同學的心情都很沉重，不禁哀嘆「生不逢時」，心想只要我們早出生一年就能夠躲過這場「劫難」了。

如今苦心學習了3年後，絕大部分三三四學制下的中學生更是「談通識色變」，最常聽到的一句評論就是「學了3年通識都還未搞清楚自己學的是什麼，到頭來通通都不識。」

教統局對課程的用心安排和教育專家對新一代年輕人的滿懷期望，難道就這樣落空了嗎？為什麼會這樣？

積極推行通識科而無法達到預期效果是有客觀原因的，其中最致命的是在必修科與必考科之間劃了等號。

高分不反映關心社會

我相信教統局將通識科列為必修科的出發點是善意的，希望讓中學生盡早接觸社會敏感問題，以此喚醒我們的社會責任感，培養我們的自主思考能力。然而自主思考能力和社會責任感真可以由一張試卷和一份個人專題報告來衡量嗎？難道答題條分縷析、寫報告井井有條的學生就

一定比考試得50分、報告寫得顛三倒四的人更關心社會、更有主見和正義感嗎？

說到底，社會責任感和自主思考能力不是一個指標，不能像價錢或業績一樣被數字化。通識教育應以學生對社會問題的個人反思為中心。個人反思可以是理性的見解，也可以是感性的體會。因爲作爲社會的未來主人，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可以有效率地解決問題，而感性者也同樣可以用他們的一腔熱血來激起普羅大眾對焦點問題的注意。故此，學生必須以理性視角回答通識考卷這一點本身就抑制了學生的思想，迫使我們爲了寫出看起來有理有據的長篇大論而捨棄自己心中最單純、最真實卻也最難以訴諸文字的信念，違心地作生老常談的論述。事實上，信念這種東西是極其個人的，一個人一生中大部分的信念都不需要系統性地與衆人分享，除非你是作家或政客。

再者，個人反思必須與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有關嗎？讀過兩個月以上通識課程的學生都會有這樣的感覺：老師爲了追趕教學進度，時常在學生還沒有把這個社會問題本身及其形成原因認識清楚之前，就將現行的解決方法強行

填塞進學生的腦中。因爲考試通常不會讓學生解釋某個現象本身是怎麼回事——出題者認爲這太小兒科了，而是讓學生通過「自主思考」，針對問題源頭提出解決方案。「自主思考」這一步，勤懇工作的老師往往已經幫學生完成了，學生要做的只是草草理解和記憶罷了。當中最常出現的句子不外乎「這是一個全社會、全人類的問題，不容易在短期內得到解決，需要通過跨地區甚至跨國的合作來改善現狀」，或是「政府、大財團、市民和媒體在這個問題上都有責任，必須靠通力合作來解決問題」。

其實這樣的「標準答案」說了等於沒說，問題的解決方法也沒有必要死記硬背。要是眼前的方法奏效，那麼這個社會問題還足以繼續作爲社會問題嗎？還用得着我們來學習、研究嗎？

取消公開試統一評分

所以我認爲，要使通識科起到它預想中的作用，教統局得盡早改革通識科的教學及考核模式：

首先，取消公開考試等統一評分制度，以專題報告、

社會評論及演講作爲校內評核的準則，因爲我們不僅需要自主思考，更需要自由思考。

其次，課堂以觀看紀錄片爲主，並在課後布置訪問、義工等社會實踐任務，讓學生對社會問題有直觀、深入的認識，讓我們稚嫩的心靈曝曬在社會現實的強光之下，切身感受問題的迫切性。龍應台說：「這個大千世界可以說是各個學科的實驗室。學生在黑字白紙之間所學到的理論與例證，都還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識帶到人生的實驗室裡去觀照驗證之後，知識才能落實。」通識教育恰恰是所有學科中最不需要課本、最需要親身體會的科目。

也許專家和官員們會說一個16歲的毛孩子沒有資格來論定通識教育的成敗，也許他們會以「通識教育才剛剛普及，總需要時間來磨合、修訂」爲藉口來推搪，但是倘若3年的通識課程真的教會了我什麼，那就是高耀潔醫生、胡佳等人不平則鳴的精神。蘇格拉底也說：「當我對一個制度不滿的時候，我有兩條路：或者離開這個國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徑去改變這個制度。」所以我寫了這篇不很討好的文章。

聖保羅男女中學 高二 康棣



喜出望外的奇蹟

日前，智利的國際拯救隊成功把困在地底近3個月的幾十名礦工救出來，成爲歷史上最成功的拯救行動。全球人民看到受困者一個一個安全地返回地面，親屬擁抱而泣，大家拍手鼓勵，盡見人性善良一面。遠在地球其他各地的民衆雖與礦工素未謀面，但也感到無比喜悅，感到世界是有希望的，只要人們攜手合作，共同解決問題，世界才會和平，社會才會和諧，人心才會安定。人需要互相幫忙，世界需要更多這類的國際喜訊，而不是那些本來開開心心地去旅行的人但無辜被殺，也不是美國出兵伊拉克、阿富汗……

這次是奇蹟，關鍵是人的質素，因爲被困在地底下2000多呎，可說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可說是人間煉獄。儲存在地下倉庫的糧食有限，他們必須合作，積極等候救援。他們每天只吃兩口吞拿魚和少量食水，盡量維持各人的生命；大家不可搶奪別人的分量，否則大家便會同歸於盡；他們必須彼此信任，互相合作，生存才有希望。

皇天不負有心人，竟然有一位美國的科學家在兩天內

想出營救的方法，用鑽鑽開一線生機，鑽出一條深2000多呎的窄管，爲礦工從死門關裡打開第一道缺口，救援隊可以每天把食品、食水和藥物運送到地底。

拯救第一步成功了，第二步卻更難：要設計營救的「升降器」，首先要設計安全堅固的「吊籃」，第二要有超級強力的吊機，中國的科技已達世界水準，這些「超級大力士」由我們中國借出。最後，由於吊籃太窄，許多被困礦工都要在地下積極瘦身減重，方便進入拯救窄籃，他們每一個人都做到了。這個營救可說是完美無瑕的一百分，在九死一生的情況，全部人都脫險，我們怎可不爲他們歡呼，不爲人類的合作而鼓掌？

世界面臨不少大自然的災害，中國近年也有四川汶川、青海玉樹大地震、甘肅舟曲泥石流等。每次遇到這些災難，全國的人民都伸出援手，可謂一方有難，十方支援，人類是無疆界的，世界任何地方有災難，我們都應該關心，無論是捐款，或送上祝福，對災民都是一份無限的開心。孟子說善端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雖然有些心理學家不同意，但我卻相信。

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陳家偉



終審法院 20世紀初「潮」樓

於華南、印支半島一帶傳教的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購入該幢大宅，大規模重修，用作行政總部。修葺後的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於1917年落成，即現時的終審法院大樓。二次大戰日治時期，大樓成爲日本憲兵總部；重光後當時香港的輔政司詹遜曾於該大樓成立臨時政府。1953年港府購回大樓並用作教育署總部，1965年再改爲維多利亞城地方法院。1980年於皇后像廣場旁的最高法院（現立法會大樓）因興建地鐵工程而地基受損急需重修，最高法院於是遷入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至九七回歸後再易名爲終審法院大樓。

整幢大樓以花崗石和紅磚蓋成，樓高3層，並附有地窖及角樓，而北面的一座圓頂小教堂則是法國外方傳道會購入大樓後修建。1989年大樓獲列爲香港法定古蹟。

（新舊對照 · 四十三）祁文



▲ 19世紀的拱北樓是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的前身，左方爲同樣屹立至今的聖約翰座堂



▲ 充滿古典歐陸色彩的終審法院大樓已有近百年歷史
(祁文攝)

◀ 20世紀初法國外方傳道會收購大樓後，於北面修建了圓頂小教堂



近春園尋荷塘月色

朱自清（1898-1948）的《荷塘月色》和《背影》是膾炙人口的美文，長期編印在香港中學的中文課本中，可謂香港學生的集體回憶。即使取消了範文教學的今天，提起這兩篇文章，還有不少中學生能說出文中內容，可見朱文影響之大。自1925年起，朱自清任教於清華大學中文系，1927年在校園內寫下《荷塘月色》，讀者無不爲其筆下景色迷醉。這次筆者帶領交流團，住宿清華，怎可不與學生一起遊覽此美景呢？

來到景色宜人的庭園，匾額上的「水木清華」四字映入眼簾，池塘滿布荷花。對岸池畔矗立一尊人像，繞過小山坡，撥開蔓草，來到人像旁，此人身穿唐裝，形體纖瘦，一副書生相，細看之下，正是朱自清！石像雕刻細緻，表情栩栩如生。月亮上升了，好一幅荷塘月色圖！一對情侶在暢談《荷塘月色》。多少遊客被眼前荷

塘迷惑，被朱自清石像誤導！朱自清筆下的荷塘月色並不在這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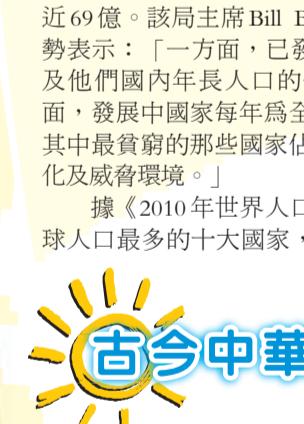
在清華書店買了《清華風物志》，才知道「荷塘月色」另有其地，不在「水木清華」，而在校園西區的近春園。近春園是湖上小島，曾是清代皇家園林，環境清幽。只見一個小山坡，有亭翼然，仰觀乃見「荷塘月色亭」五字，俯視果見大片大片的荷花浮在水面上。環島漫步，乃見：「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裡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朱自清筆下的景色就在眼前！荷塘月色何處尋？近春園內樹森森。

（京津行 · 七）

嶺大社區學院高級講師 梁勇



荷塘月色



王昌齡 邊塞詩人 七絕聖手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出塞》

被譽爲「七絕聖手」的王昌齡是盛唐著名的邊塞詩人。王昌齡出身貧寒，早年困於農耕，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才中進士，初時任秘書省校書郎，後中博學鴻詞科，做過汜水（今河南省滎陽縣）尉及江寧丞，但後遭貶作龍標（今湖南省黔陽縣）尉，因此世人也稱之爲王龍標。安史之亂時被刺史閻丘曉所殺。

坎坷仕途令王昌齡流落四方，曾在當時荒僻的嶺南和湘西生活過，也來往過發達的中原、東南地區，甚至遠赴西北邊地，去過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一



帶，特別的生活經歷爲王昌齡提供了豐富創作題材。王昌齡以邊塞詩見長，善於捕捉軍人邊塞生活的具體場景，用豐富想像力以景喻情，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作品簡短但意境深遠，耐人尋

味。他的許多佳作皆被推爲邊塞名作，《出塞》一詩更獲譽爲唐人七絕的壓卷作。該詩感嘆守將無能，感情深沉，又有縱橫古今的氣魄，廣泛傳頌至今。同類作品還有《從軍行》、《塞下曲》等。

此外，王昌齡所寫關於閨情宮怨的《西宮春怨》、《長信秋詞》等則反映了他細膩的另一面；而送別之作，如《芙蓉樓送辛漸》也是膾炙人口的佳作。

王昌齡在盛唐詩壇名重一時，被稱爲「詩家天子」。詩名早著，與當時名詩人孟浩然、李白等都相識，交流甚廣。

方悅 註：七絕，即七言絕句，是出現於六朝、成熟於唐代的一種近體詩。全詩四句，每句七個字。

徵稿細則

本報「通識新世代」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刊出後，略致薄酬，細則如下：

第二版「觸景立畫」徵求照片、畫作和漫畫，須附圖說，講主題談心得，200字爲限；

第三版「通識平台」，「我教通識」、「通識教室」，歡迎教師自述或推廣通識課的教學法、選材法，以資交流，1000字爲限；

「茶水站」歡迎師生暢談通識教學、教書育人的經歷感受，500字爲限；

「走出校園」、「交流動態」讓師生講述考察、參觀學習的見聞，500字爲限；

第四版「活力校園」的闡闡新天地、教員室、團體動向稿件以600字爲限。

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即任教或就讀的學校、居所、電話以及電郵，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座3樓大公報「通識新世代」，或電郵至ed@takungpao.com.hk